

# 傳 播 人 聲

林俊隆  
題

第十五期

發行人：郭昭蘭

指導老師：李郁青

採訪群：林奕辰、李昭晏、魏家嫻、胡郡如、羅健彬

編輯：林奕辰

發行所：41349 台中市霧峰區吉峰東路 168 號

讀者洽詢專線：04-23323000 轉 7331

傳 真：04-23742351

網 址：[www.cyut.edu.tw/~ft/student.html](http://www.cyut.edu.tw/~ft/student.html)



「想要去理解為什麼有人很窮有人很有錢，為什麼男生要這樣女生要這樣，當你試著去理解這些事情，會發現後面有一個很可怕的結構，然後你就會想去改變這個結構，那我可能改變不了，但是我覺得拍紀錄片跟教書是很好的方式。」

—李家驊

## 這件事好重要不做可以嗎 然後就一直做了 —李家驊老師專訪

記者 李昭晏 採訪報導

穿著簡單，襯衫T恤牛仔褲，看起來沒有傳統上所認為老師應該所具備的威嚴，可能是因為老是在傻笑吧，散發出來的諧和氛圍，相處起來就跟朋友一樣，這是傳播藝術系新進教師—李家驊老師。

永遠記得上他的第一堂課，家驊老師說：「你們不要叫我老師啦，我們來聊聊天」。他從教育制度談到女性主義，再講到司法問題、佔領華爾街和哲學理論，雖然只是閒聊，但這些跟傳播沒關係嗎？事實上，事件和事件之間都充滿著關聯。

## 從歷史到廣告 創作的開始

家驊老師說，他從高中的時候就很喜歡看電影，不管是進戲院還是租影帶，但那時候並沒有想太多，也不曉得未來要做什麼，最初會選擇歷史系就讀也只是一個偶然，由爸爸安排志願卡的填寫，成績剛好可以填哪個學校哪個科系便順其自然，就像我們現在的大學分發一樣，按照志願順序決定最終結果。

但念一念才發現自己並沒有很大的興趣，甚至感到很痛苦，家驊老師才思考到要轉系，而他第一個念頭就是廣告系，只是單純地想創作。然而料想不到的是，進去之後學到的卻又和自己想像的不同，發現自己一點都不適合廣告，因為較偏向於商業化的廣告，即使自己覺得這件物品不好，還是得想盡辦法銷售他，「廣告就是要騙人，覺得很討厭，後來才知道你不管在哪個領域都會遇到這種事，我喜歡廣告，但我不喜歡這樣子的工作模式」，他有點無奈的說。

在大四的時候，一次機會下家驊老師看了楊力州導演的電影，當下的他感到很震撼，而這也是他第一次接觸到紀錄片，驚訝原來電影可以這樣拍，於是有了考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的念頭，即使他完全不懂怎麼攝影、如何剪接，連老師都勸他不用白費力氣，但即便是亂拍，他發現到，紀錄片很好玩，後來也如願考上，他笑著說：「我的人生都是靠運氣啊」。

## 也許不是很有才華的人 也許我的貢獻只有百分之 0.05

「在拍片的過程中，很快就意識到我不是一個很有才華的人」，他說。不過對於自己來說，就算貢獻只有百分之零點零五，累積起來所得到的價值也能非常大。他有點慎重的說：「拍片可以留下一些自己覺得有意義的東西，在作品發表的過程中可以感受到，作品對於有些人是可以留下一些影響的，當然我的說法或理解不一定對，但是只要能讓其他人開始關心這件事就好了，知道這世界有一群人受到不公平的對待」。

從家驊老師的口中聽起來，人生似乎是千百萬個偶然碰撞在一起，在這些千百萬個偶然之中，或許也參雜了些許的好奇與忿忿不平，他有點像是個不想長大的小朋友，但在這被迫成長的過程中，又讓自己去接受許許多多好像是大人應該要去解決的問題。「最近忙嗎？」我問，「每天都很忙啊」，他有點疲倦的說道，「人生就是這件事還沒做完就有另一件事，這件事好重要哦不做可以嗎，然後就一直做了，雖然沒做什麼了不起的事」。

## 訓練抽象思考 不要只看到漂亮的東西

現今影像科系學生，多注重華麗的手法，不過卻可能看不見實質的內容，家驊老師也建議，過度依賴技術會很危險，將思維能力綁在表面的東西上，忽略最重要的其實是如何將故事說好，這會導致創作出來的作品像空殼一樣；家驊老師拿詩來比喻說：一首很棒的詩，即使刻劃在破爛的牆上、即使字跡很醜，但它仍然是首好詩；而一首不怎麼特別的詩寫在華麗的絹帛上，那它也就僅是一個在絹帛上的字跡罷了。

他說：「沒有抽象思考的訓練，是不會建立論述的，不建立論述就很難去理解那些影像跟影像之間的關係是什麼，你只想像的到那是一塊石頭，但你沒辦法想像那顆石頭可以幫我做什麼，這樣太可惜了」，在現今只重技術、希望能夠快速得到解答的思維模式裡，如何加強思考，或許才是真正該去重視的。



# 嚴謹、定性、凡事做到最好

## —黃順幸老師專訪

記者 胡郡如 採訪報導

一直以來都在業界從事攝影師工作的黃順幸老師，曾致力於拍攝歌手MV，包括周杰倫、蔡依琳、梁靜茹、范瑋琪、張震嶽、蘇惠倫、任賢齊、陳小春、莫文蔚、歐陽娜娜、李榮浩...等。在一個契機之下，受校內老師邀請參與同學畢業製作攝影方面的評語建議，加上順幸老師擁有到國外各地拍攝廣告片的資歷，且任職於廣告公司多年，豐富的經驗受到學校肯定，「學校覺得我很適合當老師。」黃老師也從教學中慢慢摸索、思考，他覺得教育是很有意義的事情，充滿無限價值，也很慶幸學校能給予他這個機會，從此就展開了他的教學生涯。

談到在學期間有沒有讓自己印象深刻的老師，順幸老師提到在高職階段，有一位老師讓他印象深刻，就是就讀復興高級商工時的美術字課程，老師的要求特別嚴厲，作業必須都要像印刷出來的一樣，絲毫不可塗改也不能有差錯，「自從上了這位老師的課之後，對我影響很深，做起事來特別嚴謹，定性也變得很好。」「我在業界的時候也時常想起美術字老師，每當我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的時候，都想起這句話：『凡事都要努力，但是不要著急，凡事都應該有過程』。老師的話總是時時刻刻在耳邊叮嚀著我。」

順幸老師走入業界後，也有一位讓他印象深刻的老師—侯孝賢導演。「我當時年紀很輕就進入長澗視

聽傳播股份有限公司，侯導演以前是擔任公司的顧問，時常與我們新人共事。他那時候對年輕人很提攜，在做事情時並不會很直接的糾正你，等到時間點成熟之後，才讓人體會到他想表達給我們的警惕。」順幸老師也提到，侯導演從以前到現在所任用的團隊都還是以前的同仁，覺得侯導演是非常有情意的人，也是他一直以來佩服的對象，順幸老師也拿他來當作自己的榜樣！「很謝謝侯導演對我的提攜，我也要好好秉持這個精神來做任何自己喜歡做的事」，順幸老師說。

在創作的過程中，讓順幸老師感到很深刻的一句話是：「你必須對影片作品有屬於自己的感覺」、「你必須對人感興趣」，這是順幸老師一直以來創作的靈魂。他認為這兩句話讓自己受益良多，也希望把這兩句話送給傳播系的學子們。

# 傳播系碩士班開跑 視傳碩班下設 〈數位媒體藝術組〉

記者 魏家琪 採訪報導

105 學年度起，在視覺傳達設計系碩士班下傳播藝術系設有〈數位媒體藝術組〉，每年將招收 6 位碩士班生。這是傳播系首度招收研究所學生，這個消息一定讓很多即將要畢業的大三、大四學生，以及已經畢業想再進修的學長姐們非常開心。但實際採訪幾位同學，大家似乎都對研究所的事情不太清楚。

事實上，傳播藝術系籌辦研究所一事已經進行多年，只是因為少子化、以及教育部認為國內傳播系研究所已經很多，所以始終沒有進展；幾經研議，才在 105 學年度正式與視傳系合作開設碩士班〈數位媒體藝術組〉，希望能吸引傳播影視相關科系學生來報考。傳播藝術系主任郭昭蘭老師說：此組的發展方向為強化影像、動畫、合成以及後製方面的課程，希望來報考的學生能對此方面先有一點基礎及興趣，但倘若大學時為非相關科系，也歡迎來報考，學校方面會針對基礎的部分幫同學做補強。

郭主任也表示，設立研究所一直都是傳播系在努力的方向，這次能與視傳系合作是一個相當大的進步，兩系互補學習是一個好的開始。未來如果有機會的話，傳播系也希望能獨立出一個研究所，如果創立的話，數位媒體的走向當然也會繼續延續下去，但是也會新增一些其他領域的名額，來增加不同領域的學生報考。



特別企劃一

# 老師的老師曾經跟老師說

—之一：李宜珊老師

記者 林奕辰 採訪報導

在第 49 屆金鐘獎勇奪最佳剪輯的李宜珊老師，研究所畢業時接到一通電話，就此展開了她的教育生涯。

「當時是原本答應去上課的老師突然消失了，於是陳博文老師問我要不要去兼課，依照我的個性是先說好，再去想要怎麼做。」宜珊老師雖然沒有授課的經驗，也不知道該怎麼進行教學，但還是一口答應了。她說自己和同學上課時比較像是在聊天，問問他們在其他課程上學到什麼東西，再去調整授課的內容，客製化課程。

「經過 104 學年第 1 學期的教學後，我認為從學生身上得到的反而更多。」宜珊老師認為上課就像是一學期 18 週、每週 3 小時的脫口秀，不但訓練表達能力、和說話的整合能力，更能在學生身上得到自己出社會後就難以看見的東西。「我認為創作應該貼近生活，我一直很怕自己出社會後壞掉，但我在學生身上找到了最直接、最純粹的眼神，儘管他們沒有什麼才華，但還是會用那種眼神告訴你『我就是當導演！』這對我在創作上給予很大的能量，幫助反而比沒有在教學時更大，因此就決定之後的每學期都要兼課。」

談到在求學期間，有沒有讓自己印象深刻的老師，宜珊老師提到了擔任自己畢業製作指導老師的吳翠松老師。吳翠松老師在每堂課都會丟出一個問題來挑戰學生，而這個問題都沒有標準答案。「這和在大學以前上課不同，以前都是老師說什麼，我們就抄什麼，但翠松老師這堂課有了參與討論的空間，提出的那些問題，是為了挑戰你，用事情的另一面，挑戰你有沒有堅定自己的立場。」「我是和老師畢業後才當朋友的，老師在前一陣子曾經告訴我一句話：『學生在一畢業後就會忘記自己教了什麼東西，但會記得老師是什麼樣的人——這就是教育。』讓

我明白教育就是這樣子，他們不見得會記得你所說的三幕劇，但會記得你是什麼樣的人，會去想如果自己碰到狀況時，老師又會是怎麼想的，教了我人的典型、身為老師的典型。」

「還有從在學期間就一直是朋友的小安（安碧芸）老師，雖然小安在上課時都會保持「師生倫理」的關係，但在課堂外的場域，是擔任一個陪伴者的角色。」從 2007 年畢業後，李宜珊老師和其他當屆的同學都會每年和安碧芸老師碰面，「她看著我們成長，我們也看著她成長，是她讓我知道，離開課堂後師生關係也能成立，只是昇華成不同關係，比較接近朋友的關係。」

李宜珊老師提到自己目前帶的班上有一位喜歡研究武器，觀點尖銳、講話直接的同學，「我前一陣子還和他一起去買瓦斯槍。」宜珊老師認為他在這個年紀擁有自己的興趣，知道各種武器的屬性、類型是很棒的事。「而且大家在掃地的那個心得回饋單上面都寫勞教對我們幫助很大、勞教讓我們學會團結合作，只有他不一樣，他寫下『這張回饋單就是你們官僚文化下的產物』。我認為只有他敢講真話，大大誇獎了他這件事。」那位同學說自己在高中時曾被排擠，但是在大學時反而在班上擔任一個意見領袖的角色，很慶幸遇見了宜珊老師，「一起去買瓦斯槍的時候他告訴我這件事，我聽到的時候眼淚快掉下來，是非常感動的。」

「很感謝大學時期遇到的這些老師對我有這樣的影響，當某一個人的老師或學生是機率很小很小的緣分，但是我們遇見彼此了。」宜珊老師說。

特別企劃一

# 老師的老師曾經跟老師說

一之二：李家驊老師

記者 羅健彬 採訪報導



「老師的老師對我說……我想不出來什麼有正面的東西欸。」「等下等下等下…我們要不要換一個老師（笑）」，家驊老師的幾句話，緩和了當下緊張的氛圍。

時不時的玩笑是我對家驊老師的印象，卻不一定是「認識」。「『我是老鼠屎』、『我人生一點價值也沒有』、『我是班上的害群之馬』，我的老師這樣跟我說。」家驊老師回憶起小學三至六年級體操校隊時期的級任導師，一個剛從師專畢業的年輕體操國手，血氣方剛、不善於和小朋友相處，也不懂得如何向國小學生傳達自身所有的技巧，而採取了「暴力」的手段來對待學生。

在體操隊訓練過程中，時常會有不慎從單槓等器材上摔落的情況發生，「當時有同學脫臼，但他的第一個動作是先把你抓過來甩五巴掌，再送去看醫生」，家驊老師回憶道。然而，除了肢體上的行為，導師甚至會帶著班上同學一起嘲笑有輕微智能障礙的同學。「我小時候不懂，覺得『哇！老師好幽默喔』就跟著一起笑。」回想起當時單純的反應，讓家驊老師體悟到在教育現場中更應該謹言慎行，「因為你不曉得會留下什麼影響。要知道自己可能會給同學帶來什麼影響。」「我的人生有很長一段時間都在自我懷疑的狀態。」家驊老師提及有陣子每天都被導師甩巴掌，然而對於導師的暴力行為，家驊老師無奈地表示。

「打就打吧，我也不曉得他為什麼打我。」隨即笑了一下說：「要講『正面』的話，就我後來覺得我對這種事情的抗壓性變得很好。」

小學那些經歷，那種毫無理由地被羞辱，對種種不公平對待養成一種「忍受」的能力。不論是國中成績考差而被打、抑或是部隊裡頭變態的管教模式，對家驊老師來說根本沒什麼，都可以「活下去」。

「但不代表那件事情就是對的，我應該要起來對抗的。」「自主思考和批判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學會質疑威權。」「學校是一個傳遞知識的場域，也是一個「威權」的機構。」

家驊老師認為如果我們希望學校是一個培養自主思考和批判能力的地方的話，當這個機制、當臺上掌握權力的人做了什麼不對的事情、不合理的東西時，就該鼓勵學生挑戰。從身邊開始，對威權這件事情有所認識，培養提出批判或質疑的勇氣與能力，「如果同學沒有這個能力的話，可能全班的同學都會被我誤導。」老師跟同學是一個彼此間各種互動下所形成的關係，老師講的話不一定完全正確，因此如果有同學能意識到老師講的可能是錯的，對大家都有好處。

但家驊老師也強調，所謂「挑戰」應該是在理性的狀況下，有邏輯的、經過思辨之後的挑戰，不是漫無目的。「老師和學生一樣是人和人之間的關係，要互相尊重。」謾罵、無理地質疑這件事情，不管是誰對誰，老師對學生或學生對老師，都是不應該出現的。

在提及是否有哪位同學的「挑戰」讓他印象深刻時，家驊老師搖搖頭，並說：「我教書的時間還沒有很長，還沒有機會遇到這樣的事情。」「我是有一種無力感。」家驊老師認為臺灣現在的學習環境並不好，「我不曉得，問題已經不是我可以做什麼讓同學想要聽；是我感覺到有一個很可怕的氣氛—『同學根本不想聽』，不管我講什麼。」對於同學的學習風氣和態度在走下坡的現況，家驊老師表示不該在課堂中將自己的無奈感表現出來，這是一種消極且不負責任的行為；應該透過更多的溝通與想法的交流，讓課程、甚至是學習的氛圍變得更好才是。



梁淨閔老師（左上）是個演員，經常參與劇團演出。

特別企劃一

# 老師的老師曾經跟老師說

一之三：梁淨閔老師

記者 魏家琪 採訪報導



在劇場領域發展的梁淨閔老師是一位對教學很認真的年輕老師。教學的內容與方向幾乎都與戲劇、劇場相關，也有基礎的影視課程；學生範圍也很廣，從國小到大學都有。梁淨閔老師是我們傳播系的畢業校友，至於她為甚麼會踏入教育領域呢？淨閔老師說其實這並不是他人生的計畫，會踏上這條路是在大學時加入劇團，跟著那時候的老師一起當助教，才開始對戲劇教學產生興趣。

談到淨閔老師印象中最深刻的一位老師，是國小五年級時候的導師，他說導師是一位除了課業外還教導了許多有關生活細節方面的老師，還告訴學生們要有自信。他還說了一句讓淨閔老師印象深刻的話：「大人不是全部都是對的。」這句話讓老師之後有很大的啟發。雖然國小導師不是讓她想成為老師的原因，但是在教學方面，導師肯定是影響著淨閔老師。老師還說，在教學的生涯中讓她挫折的事是：曾經因為經驗不足讓一位學生受傷，雖然傷勢不重，不過這讓老師在之後的教學過程中都更加謹慎。

談到不好的教學經驗，老師說那都是佔少數，但是令她感動的事倒是非常多。她說她對於學生有認真準備專心上課就很開心，更享受看到學生成長的過程，從對表演的不熟悉、不敢放開，到開始嘗試之後越做越好，甚至在演出上突破自己，這是她最喜歡的部份。印象最深刻的一個經驗是老師教導的大學生，上完她的課時手寫了上課中學習到的東西，點出其中具體的收穫，讓老師覺得很驚喜很感動，因為感受到學生有所回饋。

老師曾經有一段時間在高中上課，但是突然就離開了，老師說因為她想要創作，而且那時候的課太重了，不喜歡一直重複做相同的事情所以離開。但是老師說她不會想要停止教學，因為戲劇跟教學是互相的，她也會在教學的時候分享她的經驗。老師說接下來她要好好的繼續進修，不能一直懶散下去，要持續的在劇場方面擴張，多看點書、學習文學，以及接觸更多領域跟不同的人交流。

真實靈異事件改編

# 紅衣小孩

THE TAG-ALONG

被她跟上... 你將無法脫身

2015 冬

出品公司：時色九草 中國娛樂 華映娛樂 發行公司：MOONSEE 影視傳媒 發行公司：威視電影

## 系友專訪一 近年最賣座台灣恐怖片 《紅衣小女孩》催生人 — 曾瀚賢學長專訪

記者 胡郡如 採訪報導

創立於 2008 年，以製作反應社會現實、兼具人文關懷與娛樂價值的優良影視作品自詡，具有劇本開發、電影企劃、製作至發行等全方位發展影視產品之專業能力，這是畢業系友曾瀚賢學長所創立的瀚草影視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他們與所拍攝的電影《紅衣小女孩》，於 2015 年 11 月 27 日上映，票房破 6000 萬，一舉創下 10 年來最賣座的台灣恐怖片新紀錄。

「堅持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堅持努力達到目標，這是我對工作的唯一態度。」瀚賢學長在接受訪談時這樣說。而我問他一直以來支撐他完成夢想的動力是什麼？他告訴我說一直是自己在支撐著自己，「我覺得這個是選擇，這個工作本來就耗費很多時間，不是像上班族朝九晚五規律的生活，也因為這樣它非常有趣、不死板，我們總是花很多時間遇到困難然後去找到關鍵點，然後解決，這種喜悅就是這個工作帶來很大的附加價值，雖然會犧牲一點家庭生活，但選擇這個工作也會得到很多滿足、很多的能量。我就是喜歡拍電影，所以就要完成它。」

瀚賢學長表示，開業至今最大的困難是資金的調度，但其實每一個階段也都有不同的困難，像是開發期、製作期所遇到的困難都不太一樣，我們每天都必定會遇到許多困難，但堅持到最後就會找到一些方法去解決它。「這個工作本來就會碰到各種不同的問題，每天都要準備良好的心態去面對各種不同的東西，但我認為這就是這個工作最有趣的地方，我們都用比較健康的心態面對這個工作，不要怕苦。」

提到如何選擇職場新鮮人？瀚賢學長說：「就是熱忱啊！包括很積極的工作態度，還有一定的專業素養。」公司所看重的是每個人的態度，最重要的就是堅持，堅持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努力去達成目標，這應該是比較重要的，至於專業素養都是可以再學習的，想辦法在工作中再去學習更多的經驗，專業倒不是優先考量的，可是如果沒有好的工作態度，可能很難在這個行業有好的發展。

## 系友專訪一

# 我想要的專業不是系上教我的 —朱海音、邱靖純學姐專訪

記者 李昭旻 採訪報導

傳播藝術系的學生到底在做什麼呢？

常常，不管是親朋好友、還是街坊鄰居，對於傳播系的印象，可能是「要去當明星嗎？」，又或者是「以後要當主播哦 / 拍電影哦？很會拍照嗎？」，但實際上，屬於人文暨社會學院的我們，強調的是人與人的關係和情感，我們不一定得成為偶像明星、不一定在耀眼的螢光幕前，但我們為自己想像成為怎麼樣的人而奮鬥，也許會和大眾定義所謂的傳播工作，記者公關導演沒有相關，也或許會待在同一個領域繼續堅持，每一天都真真實實的活著。





「有時候會覺得自己好像兜了一大圈，卻又回到原點，雖然身邊的同學常常會羨慕我找到自己想要的是什麼了，但畢竟都已經 27 歲了啊！可是換個方面想就是說，我自己是堅持想要走這個領域，非常堅持。」

她是朱海音，不管是聲音還是笑容都具有一種感染力，口條清晰，是一個個性直接、不會拐彎抹角的人；高中就讀青年高中電影電視科，因為家庭因素，畢業後決定直接工作，兩年之後才明白自己想從事的行業是廣播，在這兩年間，做過許多不同工作，像是保險業、餐飲業，也賣過衣服，大多以服務業居多；在決定自己下一步要怎麼走後，卻也發現學歷非常重要，下定決心考取大學，但進到傳播藝術系才發現，原來學校沒有廣播相關課群。

### 全新轉捩點 過程的開始

「我一直到 20 歲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海音笑著說；但在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之後，並不是一個結束，而是起點，真正開始努力的起點。

因為學校沒有廣播相關課程，在讀了半年之後，打算休學考轉學考，目標是台藝大的戲劇系。但為什麼不是廣電系？她無奈的表示：廣電系比較難考，打算如果可以考進去，再來修廣電系的課。雖然術科沒問題，但學科實在太差，終究沒有考上，但還

是選擇繼續待在台北，邊念書邊工作，找尋在廣播公司工作的機會。「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老闆卻在面試時直接告訴我，你沒有學歷也沒有經歷，不可能錄取，那時候真的蠻失落的。」海音說，當時在台北工作的薪水剛好與生活消費支出打平，經濟問題沒辦法支援她繼續花時間考試，才又輾轉回到台中復學。

### 繼續堅持 告訴大家「我就是要走廣播。」

目前大四，就讀進修部，早上在做業務採購的相關工作，下班再到學校來上課，「因為必須要賺錢才可以生活，沒辦法念日間部。」即使如此，她仍然清楚的告訴自己要做什麼，「業務採購的工作非常忙碌，但公司的人都知道我在念書，雖然非常忙，他們會讓我差不多準時上班，可是放假時就可能要加班；現在只要有機會就會去試，就算是進去只能做廣播企劃也可以，因為我非常喜歡這個領域」。

有時候，最困難的不是思考「我到底該做什麼」，而是在經過一段時間歷練知道自己要什麼之後，所做的決定是否能去完成與堅持下去，每個人都有能力去「說」自己的目標，然而實踐才是另一個階段的開始。



「為什麼畢業之後不會考慮選擇相關職業呢？」「不會耶，因為這個科系對我來說只是興趣，不會以工作為目標」

她是邱靖純，不笑的時候有點殺氣，大喇喇的她想到什麼就馬上要去做，是個行動派，喜歡到處旅遊，結交不同的朋友。

在大學畢業之後，到蘭嶼打工換宿，本來預期只待一個月，沒想到到了蘭嶼之後愛上那裡的生活方式，決定在當地民宿當小管家長待，一直到最近，才又回到台灣。

「在那裡時漸漸發覺對做菜這件事有興趣，回台灣時才會從事餐飲業，想學烹飪。」她興致勃勃地說道。她認為，興趣不能當工作，對她來說，興趣就是在工作完很累之餘，還會有精力和時間去做的一種享受，「雖然很多人都說找工作要找自己喜歡的，但不可能每天上班很累下班又繼續做，覺得這之間是有差別的，所以自己不會想把興趣當工作」；雖然長輩們會好奇為什麼沒有選擇相關科系的工作，甚至會認為大學四年是不是都在浪費，「但我覺得這就是一個過程，在這過程中發現這原來不是自己想要的，也是值得的，至少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 畢製紀錄片的拍攝 有歡笑也有挫折

她是朝陽畢業製作紀錄片「五犬」的製片，為什麼會選擇紀錄片？她說：「紀錄片是一種很真實的感受，在拍紀錄片的過程中遇到許多受訪者，後來變成好朋友，甚至私底下還會保持聯絡，覺得是一種

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記錄當下的過程，就像平常會記錄自己的生活，影片結束了，但生活會繼續。」但在這一個階段，也是她稱為人生最累、最顛峰期，兩份兼職加上畢製的準備，「自己有自己的經濟壓力，沒辦法不去打工，有時候可能工作到四、五點，早上又要去上課，中間也遇到許多挫折」她苦笑。

### 不後悔自己所做的選擇 試過才知道

如果還有一次機會，會不會選擇傳播藝術系？她有點靦腆的回答，「不會，但我不後悔」，畢竟沒有嘗試過怎麼會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但如果再重來一次，她會選擇更喜歡的科系；在傳播藝術系的這四年，學到了團隊合作，拍一部完整的影片，是大家的共同創作，一個人是很難去完成的。除此之外，最讓她印象深刻的是許維哲老師上的課，她說：「維哲的課會讓人學到很多，因為包含了實作，一人五分鐘去串連一個故事，因為每個人的角度和詮釋方法都不同，覺得很有趣，也學到很多」。

常常聽到許多同學抱怨著，我不想上這堂課，好浪費時間哦，或埋怨自己待在學校或是哪個單位根本學不到什麼，或許在這段稱為浪費時間的日子裡，可以選擇虛度光陰，也可以是一個轉捩點，或是改變的開始；每個人選擇工作或科系的價值觀不同、方向也不同；靖純說：「選科系時一定要選自己喜歡的，才不會這四年走的很辛苦」，也有人是以未來而非興趣作為出發點，應該好好思考如何才是對自己最好的。



